



承宗

蘇共召開中央全會

六月二十三日蘇聯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中央委員全體會議，全會聽取了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就代表大會決議要點如下：一、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召開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六屆代表大會問題。全會亦聽取了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葛羅米柯的對內對外政策任務——報告人布里茲涅夫。(2)蘇共監察委員會報告——報告人，該委員會主席錫佐夫。(3)一九八一年——八五年蘇聯經濟暨社會發展基本方向——報告人柯錫金。(4)選舉黨之中央機關。三、規定二十六屆大會代表選舉比例，每三、三五〇名黨員選舉代表一名。四、規定代表選舉由各省、邊區、各加盟共和國的代表大會選出，軍中代表按規定選出。

在布里茲涅夫的全會報告裏表示，每一次黨之代表大會都為黨與國家開啓新局面，下屆大會將決定面臨的共產主義建設之鬥爭策略，隨着國家之發展在對內政策方面任務之規模和複雜性愈益增加，為改善國際情勢每進一步都需要更大的努力，侵略之帝國主義企圖壓迫蘇聯，他們努力孤立蘇聯，惟其行動已告落空，布魯並說明二十六屆大會預定程序，對代表之選舉提出說明，代表數額較上(二十五)屆大會多，因為黨員人數已增加，本年四月一日止，共有黨員一千七百七十九萬三千三百七十六名。參加大會代表逐步由黨基層組織會議；區、城市、地區黨代表會議；省與邊區黨代表會議；加盟共和國黨代表大會；分級選舉。在各級黨代表會議時將注意黨各項工作——政治、組織與思想工作。毫無疑義的，在選舉代表過程中，將探討黨之國際活動，蘇聯人民充分同意蘇共的和平路線及蘇聯為保衛與保障祖國安全所採措施。布魯並提及阿富汗事件，表示蘇聯將進一步援助阿富汗建設新生活，保有四月革命果實。在報告結語時布魯表示籌備二十六屆大會重又證明黨之團結、黨與人民為共產主義而鬥爭的不可動搖的團結一致。

蘇共中央全會對葛羅米柯的報告作成決議，其要點如下述：中央全會完全贊同政治局的活動，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根據二十四——二十五屆大會列寧對外政策路線之活動。全會提到，由於蘇聯多邊與積極活動結果，在七〇年代獲得國際局勢的改善。對和平事業的威脅，是來自具有反蘇敵意，西方侵略集團，首先是美國，與中共領導之接近，帝國主義與北京霸權主義的結夥是對和平政策的新的危險現象，全會委託政治局在現今情勢下，當美國及其幫凶的冒進行為引起了加強軍事危險性時，堅定地繼續二十四——二十五大路線，全面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同盟，支援民族解放與獨立的正義鬥爭，爭取和平共存，限制軍備競賽，保衛與發展國際緩和，在經濟、科學與文化領域之互惠合作。中央全會認為，當帝國主義與其他敵人對和平具有陰謀之時，需要不斷的提高警覺性和鞏固國防能力。全會確信在現條件下國際共產運動的團結和積極行動，兄弟黨之雙邊和多邊合作——為

和平與社會進步，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侵略的反民族計劃的鬭爭，具有重大意義。

從蘇共中央全會的決議着，明年二月召開的二十六屆大會似乎人事上不會有太大變化，布里茲涅夫與柯錫金仍然擔任重要報告人。葛羅米柯此次在全會外交報告中，雖然沒有清楚說明，但從全會之決議看來，蘇聯現階段外交動向將繼續保持不變，對阿富汗事件的立場不變，對中共的態度可能稍趨強硬。

最高蘇維埃大會

六月二十四、二十五兩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第十屆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三次大會。出席大會代表首先通過四項議事程序，討論下列問題：一、關於邊區、省人民代表蘇維埃，自治省、自治區人民代表蘇維埃基本權責的蘇聯法令草案。二、關於保護大氣層之蘇聯法令與保護及利用動物界之蘇聯法令草案。三、人事動向。四、關於批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命令。

關於省級蘇維埃權責之立法草案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第一副主席庫茲涅佐夫提出報告；關於保護空氣和動物立法草案則由保護自然與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委員會主席聯盟院代表烏麻哈諾夫提出報告，經大會討論，完成立法程序公佈。人事動向方面，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哈薩克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義馬謝夫(S. N. Imashev)和莫爾達維亞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卡林(I. P. Kalin)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原任副主席職位者去職，主席團團員塔別葉夫(F. A. Tabeev)奉派出任駐阿富汗全權大使，免除原職，改選慕欣(R. M. Musin)為主席團團員。至於在第二次大會休會期間，由主席團代行大會職責時所頒佈的法令或人事命令均在大會上獲得追認批准。

蘇聯最高蘇維埃係全蘇最高政權機關，分聯盟院與民族院兩院，每院各有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及各種委員會，例如外交委員會。兩院聯大會之上設主席團，有主席團主席一名，乃國家元首，第一副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原則上每一加盟共和國一名代表)，團員若干名。蘇聯最高蘇維埃人民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二次，每次會期祇有兩天，除了大會代表人數眾多外，會期之短暫在其他國家實在不多見。這種「國會」能起代議作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權責已集中於主席團，而主席團成員並無實權，成員實權大小與否必須視其在蘇共黨內地位之高低而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第一副主席庫茲涅佐夫在黨內祇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當他率領「國會代表」赴南斯拉夫訪問時，在莫斯科機場迎送的蘇聯官員當中就找不出一個具有政治局委員身分的人物。庫某以「第一副總統」之尊外訪，行政首長與外交部長(柯錫金與葛羅米柯，都具政治局委員地位)就不會出現在迎送羣中。在蘇聯，黨內地位決定個人地位，而黨亦間接領導一切政權、治權機關。蘇維埃存在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蘇聯共產黨。

西德總理訪問克宮

西德總理斯密特(Helmut Schmidt)與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應蘇聯領導邀請於六月三十日赴莫斯科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七月一日返回波昂，雙方發表聯合公報，並簽訂一項經濟與工業長期合作協定。

蘇聯與西德雙方在聯合公報指出，會談範圍包括政治與經濟問題，並涉及歐洲與世界局勢。雙方說明各自對國際發展重要方面的評價。認為緩和緊張是必要的，可能的及有利的，並表示願意全力促進緩和。雙方認為應當運用各種可能，俾能不僅是歐洲，而且及於全球的限制軍備和裁軍的努力，可以獲得真正的進展。雙方共同促進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同意在近期內由兩方的組織和企業進行關於由蘇聯供應天然煤氣草案的談判。

西德是蘇聯對西方貿易的最大伙伴，一九七〇年西德前總理勃朗特採取東向政策，主動與蘇聯和東德修好，同年八月西德與蘇聯簽訂莫斯科德蘇

條約，一九七一年簽訂四邊協定，七三年共同聲明，七八年聯合宣言。十年間雙方關係往來密切，貿易額增加數倍，七〇年祇有五四四百萬盧布，七九年則達四二億盧布。就斯密特總理而言，此行是他第五次訪問莫斯科。當然，斯密特這次的訪問所選的時間似乎不甚恰當，不過他的理由是，當美蘇兩國彼此關門時，他的莫斯科之行，可發生開門作用。

斯密特訪問的目的除了簽訂經濟合作協定，以工業製品換取蘇聯天然煤氣外，主要在於設法緩和國際緊張，突破僵局。斯密特在布里茲涅夫的晚宴致謝詞提到，「我們德國人，處在歐洲中心，在新戰爭裏可能全面毀損而毫無所得。」美蘇如果發生戰爭，西歐可能成為戰場，西德必然首當其衝。因此斯密特亟欲使蘇聯同意舉行歐洲裁軍會議，裁減中程飛彈。由於西德堅持與其他北約國家維護共同立場，故與蘇聯對問題之看法即不一致了。布魯在談話時表示「我們的觀點有本質地分歧，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更能知道彼此之立場」。對阿富汗問題，雙方南轅北轍，斯密特主張蘇聯必須自阿國撤軍，七月八日「真理報」一篇論文「為和平與善鄰之利益」，指責斯氏完全不提事件之起因是由於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干涉阿國內政，蘇聯派遣軍隊是應阿國政府之請求。在這篇不署名的論文裏表明：蘇聯不會丟棄患難中之朋友，阿富汗將不是第二個智利。

至於西德最關切的裁減歐洲中程核子飛彈問題，布魯雖然同意在維也納會議上討論，但在蘇聯黨政領導核心公佈的「關於蘇聯與西德領導談判總結」一文裏明白表示：蘇聯建議同時討論美國前進基地的核子武器問題，並且祇有在第二階段限武條約(SALT II)生效後，這些問題才能實際實現。蘇聯是否誠意緩和歐洲緊張，暫不作忖測。前述「真理報」的論文裏提及「蘇聯同華沙條約同盟國保證不爭取軍事優勢，除防禦性戰略理論外，決不會有其他的戰略理論。蘇聯贊成建立均勢，反對『勢力範圍』，反對在任何地區建立政治或軍事控制。蘇聯不容許美國和北約集團破壞戰略均勢。如果美國在西歐擴充補助性飛彈，則蘇聯及其同盟將採取一切措施，以期恢復被侵犯之均衡。」鑒於現代武器之繁複，蘇聯對戰略武器均衡的釋義及國防安全全解與西方有異，所以縱使蘇聯願和西方談判，必然會為了枝節問題爭論不休；此外，蘇聯的誠意與信用值得懷疑，推敲「真理報」之論文內涵，疑點甚多，談判即使得以舉行其前途亦實難樂觀。

蘇越關係與棉泰衝突

急空運軍事裝備補給泰國。

自七八年十二月底越南大舉進攻金邊，推翻中共支持的波布政權，成立亨桑林傀儡政權後，殘餘的波布部隊與自由高棉游擊隊潛退鄰近泰國的山地與越南南部對抗。數十萬高棉難民聚集泰國邊界，難民營成為游擊隊庇護所，泰國政府亦默許中共借道供應武器予波布殘餘。六月十七日泰國開始遣送難民回棉境，越方誤認難民遣返係為波布部隊提供生力軍，因此逕行先攻擊難民營，企圖阻絕游擊隊後援補給。

六月二十八日「真理報」刊載越南外交部聲明，否認越軍侵犯泰國邊界。惟事實俱在，不容爭辯。六月三十日越南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歸南(Nguyen Lam)與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衣巴柯夫在莫斯科會談，七月二日高棉外交部長橫山(Khun Sen)在莫斯科露面，舉行記者招待會。七月三日越共總書記黎筭、越南總理范文同和歸南一同參加蘇越會談，簽訂蘇越開發越南南方大陸棚瓦斯與石油合作協定。黎筭並且頒贈越南金星勳章給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和蘇斯洛夫。七月十七日高棉國防部長兼總司令潘森望(Pen Sovan)和橫山在莫斯科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齊哈諾夫會談，討論蘇棉兩國全面合作問題。另傳越南前國防部長武元甲亦出現在俄京。棉、越雙方在短短不到一個月間紛紛前往蘇聯，所為何事，自然令人生疑。

蘇越會談時必然討論到越軍侵泰問題，鑒於七八年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具有軍事合作條款，黎筭可能是據此向克宮請商。但是布里茲涅夫對國際局勢表示意見時強調，現在關鍵問題是維持和解。在阿富汗問題未解決前，蘇聯似乎無意涉足中南半島紛爭。至此，越南祇好收斂行跡，避免事件擴大，並設法挽救東協對其侵略面目的惡感。

七月十七、十八兩日，越高寮三國外長在寮國首都開會，宣佈支持高棉的四點建議：(1)棉泰簽訂邊界地區維持和平協定，承諾不利用邊界地區作為侵犯對方主權之基地。(2)兩國同國際組織合作解決難民問題。(3)高棉表示準備同國際組織討論增強人道援助高棉居民的形式與方法。(4)涉及棉泰的問題可以政府之間的形式，或非官方關係進行談判。泰國政府認為該建議侵犯泰國主權予以拒絕。基於東協五國至今拒絕承認高棉傀儡政府，故泰國亦不可能與高棉直接談判。

莫斯科奧運

七月十九日第二十二次奧林匹克運動會終於在莫斯科開鑼，來自八十一國的六千名運動員角逐本屆奧運金牌，地主國派出五百六十名運動員參與比賽，是奧運史上人數最多的一隊。奧運揭幕式在莫斯科中央體育場舉行，由八〇年奧運組織委員會主席諾維可夫(C. T. Novikov)主持大會，並請蘇共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布里茲涅夫宣佈一九八〇年第二十二屆奧運揭幕，地主國的體操、舞蹈人員在會上作了壯觀的表演。

本屆奧運場地分別在莫斯科、塔林、列寧格勒、基輔和明斯克，按項目不同而異地比賽。莫斯科奧運村在六月二十八日開放，村內提供各種設備，餐廳的坐次有四千席。在上述五個城市間奧運期間將可每天空運六萬名旅客。在莫斯科平時可運送旅客二千五百萬人次，奧運期間將提高至三千萬人次。莫斯科有六十九個運動場，二百三十間體操室，二十二個游泳池，一百十個足球場。主要場地可容觀眾人數：中央體育場十萬三千名，迪那摩體育場五萬四千名，洛柯摩齊夫體育場三萬名，列寧體育館一萬二千名，梭柯爾尼基體育館一萬二千名。新建的奧林匹克室內體育場(供拳擊、籃球用)四萬五千名，奧林匹克游泳池(游泳、跳水)八千名。蘇聯以八年時間，花費數十億美元籌備奧運，決心使莫斯科奧運成為最光彩的運動會，借此吸引更多觀光客到蘇聯一遊，以炫示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的成功，未料到因阿富汗問題，美、日、西德等國抵制奧運，而這些國家都擁有強勁之體育人員，未能參加比賽，使奧運確實失色不少。

奧運會揭幕前夕，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招待會，應邀的有蘇聯官方人物，國際奧委會委員，國際體育聯盟的秘書與主席，各國奧委會領導者，參加奧運的運動員等。柯錫金主持該項招待會並發表談話，預祝奧運成功。布里茲涅夫亦在前夕發佈賀詞，歡迎各國各界人員抵達莫斯科參與盛典，祝福與賽者獲得新的成就。

至筆者落筆前，奧運各項比賽仍在進行中，從各項報導看，一切都相當順利。

日蘇關係修復問題

自鈴木善幸當選為日本新首相後，各方對其內政、外交政策的動向頗為矚目，尤其是日蘇關係有否修復的可能，更為國際人士所關心。鈴木氏曾在擔任農林部長時為了捕漁協定和蘇聯對手有過豐富的談判經驗；前大平首相在國會遭遇不信任案因素之一，是其對美外交的態度過於親密。鈴木上臺後雖然重申承繼大平對外政策，但是真正的施政方針要過些時日才正式發表。伊東正義外交部長在七月十七日夜臨時內閣會議後對記者表

示希望恢復日蘇關係，但需在蘇聯自阿富汗撤軍之後。

七月十九日蘇聯外交部第二遠東司長梭洛維佑夫（主管日本、東南亞地區外交）抵達日本，二十一日和日本外務省歐亞局、聯合國局主管舉行會談。這是自去年五月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費留賓訪日以後第一個蘇聯官方人物獲准進入東京與日本政府商談。在這期間因阿富汗事件，日本採取抵制措施，加上蘇聯在北方領土的活動使雙方關係陷入低潮。日本對蘇聯採取限制人事交流，禁與蘇方官員往來的態度，固可博取華盛頓的贊同，然而鑒於法國季斯卡，西德斯密特直接與蘇聯接觸，要求克宮自阿國撤軍之作法，以及最近西德公司和蘇聯簽訂一項一百億美元的生意；使日本方面逐漸放寬人事交流的管制，暗地裏認為有打開對蘇會談窗口的必要。至少，這不違反日本全方位外交政策。

雙方修復有其困難，北方領土一日不解決，日本人民反蘇情緒就存在一天，何況近年蘇聯藉口美日與中共接近對蘇形成包圍，而在北方小島建立軍事基地，使關係更陷僵硬，所以歐亞局長武藤氏對梭洛維佑夫表示期望蘇聯在建設性方面表現出誠意來。然而會談結果證明日蘇雙方仍然各持己見，蘇方重復過去所說的，蘇聯遠東軍增強的說法是反蘇人士的誇張表現。惟一獲得意見一致的是贊同聯合國的禁止核擴散條約。

目前日本仍然暫時維持限制人事交流、停止對蘇供應信用貸款、限制高度科技品類輸出三項原則，主張阿富汗問題解決後才有修復雙方關係之可能。所以在准許梭來東京的同時禁止蘇聯外貿部官員前往。不過據判斷，這三項原則不無修正可能，如果日本國內工商業者意圖爭取對蘇貿易機會，一如西德的作法，則日本政府衡量客觀形勢大概會作適度調整。再者保持全方位外交應避免引起蘇聯更深的猜忌，今日日本外交槓桿的一端已向中共傾斜，如不作調整，對東京而言亦非善策。